

感谢泥泞

■朱新瑞

不大不小的雨几乎下了一夜，昨天我听着雨声，看着张恨水的《啼笑姻缘》，不知何时竟沉沉地睡去了。

早上起来，先打开了所有的窗，让新鲜的空气把我包围，然后换上美美的衣服，走出门去。家门前的路虽湿漉漉的，却不泥泞难行。看着眼前的一切，我倒怀念起从前的时光了。

从小在农村长大的我，对雨水有着很深的感情，因为它关系着庄稼地里一年的收成，关系着我们一家四口的吃饭穿衣，关系着我和弟弟的求学之路。对于靠天吃饭的父母来说，祈求的就是一个风调雨顺。那时的农村多是羊肠小道，好多道路还是下地干活的庄稼人踩出来的。遇上持续时间不长的浙沥小雨还好，下过之后仅仅是湿了地皮，若是赶上了瓢泼大雨或是连着下了几天，那雨后的道路可就够走的了：深一脚、浅一脚，真有那种陷入其中不能自拔的感觉。有的时候一脚踩下去，还会扑哧一声涌出好多泥水来。每逢这个时候，我总是脱掉鞋子，光着脚丫在路上前行，因为那鞋是妈妈一针一线做的，心灵手巧的她总会在上面绣上好看的花样，我怎么舍得弄脏它？

渐渐地，我和弟弟都长大了，学会了分担。许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作为家里老大的我早早地就跟着父母下地干活了。记得 8 岁那年，本是收割麦子的时候，却下了大暴雨，持续了好几天才停，父母的脸上那几天都没有笑容，因为这样一来，麦子肯定要减产的，这一年的日子就不好过了。雨停了，村里的人都赶去了庄稼地，地里还有积水，好多麦穗都泡在水里，有的已经发霉了。大人们忙着收割，总得从老天爷手里抢过一年的口粮啊！我也顾不上自己的绣花鞋了，蹲在那里，学着他们的样子，一镰刀一镰刀地

割了起来……那一年吃的都是发粘发霉的麦子，磨出来的面粉无论是蒸馒头还是做面条，都是黏黏的。从那时起，我似乎不再喜欢雨了，虽然它曾经给我的童年带来了许多欢乐，但也牵动了父母心头的忧愁。

该上初三的时候，在城里教学的大表哥把我转到了他们学校。全新的环境，陌生的面孔，让我这个乡下来的丫头有些惶恐：同学中鲜有农村孩子，他们的父母都是吃商品粮的，他们走的是柏油马路，下雨的时候，只有我的鞋子、车子上有泥巴，这让我陷入了深深的自卑中。后来再遇上阴雨天，我就在车子前面的篓子里放一根小棍儿，边走边刮掉和我那么亲的泥巴。其实老师和同学们对我一直都很好，他们没有任何的嘲笑和轻视，这让我那颗脆弱又敏感的心得到了一丝安慰。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孩了，在岁月的洗礼中，我渐渐地长成了有着心事的少女：为了自己以后的人生路上不再是泥泞相伴，我——要努力！这个信念支撑着我一路前行，直到有了一份自己满意的工作，有了孝敬、回报父母的能力。

后来，和生命中一直不离不弃的他结了婚，转眼间我的女儿也到了花季，日子过得平淡而幸福。原以为会这么一直幸福下去，可是没想到家中突然遭了变故，父母相继病倒，支离破碎的娘家在风雨中飘摇，爱人也因出差摔伤进行了两次大的手术。那两年里我似乎又回到了 8 岁，站在泥泞的路口，不知道该如何去何从，多亏了亲人和身边好友的相助，才让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，感谢生命中每一次美好的相遇。

也许，泥泞的道路不好走，但我们在放慢脚步的同时可以欣赏沿途的风景，可以细数、回味那些感动过自己的人和事。此刻，我很想说一句：感谢泥泞！

染婚姻

■刘崧

束身棉衬衫，V 形领口，黛色，穿上它，娴雅端庄。三四年的光景，色微褪，泛着一层浅浅的灰。只因喜爱它，不舍得丢掉。补补色，还可以再穿一两年。即使将来旧得不能再穿了，也要叠好，保存在衣柜里。心爱的东西，就让它一直陪伴自己。

今天上午从洗染店取回衬衫，入眼的鲜黑色，像新的一样，平整干净。

婚姻如衣服，中年人的婚姻也需要染色。染料是一分理解、二分关心、三分体贴、四分交流。在自己的家里支起一口大锅，放入染料，大火把水煮沸，然后把棉布婚姻放进去，浸透，取出晾干，如新婚燕尔般。

染婚姻需要热水，水温低了不行。染婚姻最怕冷水，冷言冷语冷面孔，冷冷相待。你不问及我的温饱，我也不关心你的寒暖，彼此的关系冷落到连朋友都不如，形同路人仇敌。再厚实的婚姻基础，也经不起如此长时间的风霜雨雪的剥蚀。

相恋多年的人走到一起，组成一个家。随着时光的流逝，经年的磨合早已互相默契，成了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，虽然激情早已不再，却沉淀了稳固厚重的亲情，这之间更多的是迁就包容、接纳习惯，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、已不分彼此。如果分开，会有肌肤撕裂般的剧痛，那是骨肉分离的惨

痛，是万法俱灭的颠覆，彼此的心灵要经历炼狱一样的折磨，苦不堪言。

婚姻中，没有绝对的是与非，大度容忍让婚姻富有弹性，个性太强势、太较真，不好。当初的一见钟情，两情相悦，也曾经从唐诗宋词的风雅中相向走来，一路的诗情画意，如人间四月天的美好，锦绣了不老的记忆，那份情切、那份感动，一生铭记。岁月的风雨，路途的坎坷，是大江大海中航行的船只里的压仓货物，因了这些不幸和磨难，婚姻的船才能坚守未来的方向，乘风破浪、稳步前行。

没有十全十美的婚姻。学识、水平、能力的参差，在婚姻中不可太计较。胡适谈论幸福婚姻时，曾说过：妻子能持家、相夫教子、孝敬老人、善敬亲友就可，学识浅没关系，需要研究学问找同事就可以了。家，是讲生活的地方。男人，品行端正、厚道大气、正道努力、敬业爱家即可。

中年，随着年龄渐长，考虑更多的是儿女的成长、身体的健康、饮食起居的养生、老年后的厮守陪伴。已经没有时间，也经不起婚变的折腾了。

心猿意马的，可以收收心了。偶尔犯错的，也就原谅了吧。原谅别人，也是给自己松绑。毕竟，人生太长，一路的诱惑太多。几十年的夫妻情分重有千斤，要慎重考虑，不能因冲动赌气而轻易丢弃，那不是篮子里买来的萝卜白菜。

如果婚姻褪色了，就染一染吧，用你的温情，用你的耐心，一家人不分彼此才好。眼看孩子将要成人，当孩子大婚，在婚礼上一拜天地，二拜父母时，二老的和美俱在和深情祝福，是孩子幸福生活的榜样和有力的支撑，那份感动是来自心底的震撼。

人生，如白驹过隙，苦短无常。相遇、相近、相亲、相守，能陪我们走完一生的人，值得尊敬，值得善待和珍惜。



迎秋

■刘忠全

村南村北一片黄，阵阵凉风来报秋——
豆把铃儿摇，瓜儿滚绣球，
棉把鼓儿绷，葵把花环戴上头；
枣点灯万盏，犁挂钟千口；
包谷高举牛角杯，高粱红得像喝了酒……

新镰蘸月磨，新鞭照星抽；
机器轰鸣响，挑叉伸直手，
豆浪中多少收割机，好似乡村派出的舟；
风车欢喜得吱吱叫，催促农民快收秋；
秋风卷起满天霞，金黄黄的谷粒满地流……

为幸福埋单

■王新扩

乡下的大哥打来电话说，他和嫂子拗不过娘，只好送娘上了去昆明的汽车，让我准时到车站接她。

一周前，我在电话里还劝娘，梦娟的预产期还早呢，过些日子您再来也不迟。可娘已一连几宿都睡不着觉了。她担心自己的儿媳，更对我这个儿子的应急能力持怀疑态度。

娘在乡下，与大哥一家生活。她退休后，村小学又把她聘请了去，算是代课老师。起初，我和大哥都不同意娘再去任教。可娘说，孩子们需要她，她离不开孩子们。以娘的脾气，她认准的事儿，谁也拦不住。来昆明前，娘给学校已物色好了老师，她打算来昆明当“专职保姆”。

下车时，娘给车站制造了一场小混乱。她带的一家养乌鸡跑了，车站工作人员与一些乘客好一阵“围追堵截”，才将鸡逮住。我赶到时，娘正抱着鸡，喘着气向众人鞠躬致谢哩。

“娘，您把老家的宝贝也抱来了。”我嬉皮笑脸地说着来到娘跟前。

“臭小子，别贫嘴了，快帮娘拿行李！”娘说着俯身把鸡放回纸箱里。

娘第一次来昆明。我和妻子梦娟商议，在孩子出生前，抽空带娘好好转转。可娘不同意。她说，你俩一个整天上班，一个挺着个大肚子，那可不行，以后咱有的是机会。

我和梦娟一直觉得亏欠娘的太多。哪怕请她老人家吃顿大餐也行，那样我们心里会好受些，娘这大半生的精力多花在我身上了。从大学毕业到结婚买房，我不但没往家里寄一分钱，还花不少娘的工资和哥嫂的钱。

机会终于来了。这天下午单位发了工资，一下班我就兴冲冲往家赶，刚进小区，见梦娟正挽着娘的胳膊散步。迎面走上去我激动地说：“今天我领工资了，咱们晚上下馆子去！”

“那可不行，咱家花钱的时候在后头呢，省着点吧，儿子！”一惯节俭的娘第一个投了反对票。

“要不这样，咱去市场买些菜，让馆子里厨师给加工一下如何？”梦娟说着，向我使了个眼神。

“这个行，我和梦娟初上班那会儿，家里若来了客人，要下馆子吃饭，经常使这招，省钱又排场！”我极力附和着。

娘看看得意的我，又瞅瞅抚摸着肚子的

梦娟，笑笑说：“看在我快出生的孙子面上，走，买菜下馆子去！”

“梦娟，你和娘去买菜，我先给楼下的张记面馆打个招呼。”说罢，我便向面馆走去。

在我与面馆老板说话间，梦娟同娘拎着鸡、鱼、青菜走进面馆。

张记面馆是河南老乡开的，店面不大，平时的顾客也多是北方人。

席间，娘很少说话，一个劲地往梦娟碗里夹菜。

“厨艺不错！”这是娘出了面馆的第一句话。“花多少钱？”这是娘的第二句话。

“不多，小鸡炖蘑菇的加工费是 8 块，清蒸鱼是 5 块，两个青菜是 5 块，不信您去问人家。”我忙说。其实这顿饭的加工费和服务费共 260 元。

“恁便宜，人家不亏吧？”娘有点不相信。

“这年头，谁做亏本买卖。”梦娟说。

3 天后，梦娟顺利生下个大胖孙子，这下可把娘乐坏了。她趁梦娟和孩子熟睡的时候，悄悄把养在阳台上的那只从老家带来的乌鸡，抱进了张记面馆。

“老板，麻烦你帮忙把这只鸡给俺炖了。”娘压低了声音，兴奋地对老板说：“儿媳给俺生了个大胖孙子！”

“生了，那您大喜呀！”老板祝贺道。

“平时，你给人家炖只鸡收 8 块钱，大娘我给你 10 块，你可得把鸡炖好喽。”娘边掏钱边嘱咐：“只要俺儿媳喝着上口，以后隔三差五的，大娘我常来。”

“好嘞！”老板应声，收了钱拿着鸡进了后厨。

第二天，面馆老板碰见我说：“兄弟，昨天你家大娘，在我这炖了只鸡，你家大喜，我也不忍扫大娘的兴。”

“怪不得，我爱人一直夸我娘炖的鸡汤好喝呢？谢谢你大哥，还差多少钱我给你补上。”我说着就去摸兜里的钱。

“这样吧，你再补 10 块钱，连大娘付的共 20 块，我少挣点儿。”老板很谦虚。

我把 10 块钱递给他：“看来以后我娘还会麻烦你的。”

“只要大娘高兴，哥不嫌麻烦。”老板回答特别爽快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我们家被幸福和快乐充实着。而楼下的张记面馆，也从此多了位忠实的老年顾客。